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 25

中国电影出版社

厂长
主席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 25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8年

（内部发行）

Директор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译自 Ю. Нагибин, «Киносценарии» Москва,
«Искусство», 1980

内 容 说 明

本集收进了苏联作家、电影剧作家 Ю. 纳吉宾的两个电影文学剧本。

《厂长》描写十月革命后，水兵斯沃雷金被委派担任汽车制造厂厂长，为发展本国汽车工业，他领导工人进行了艰苦的努力。

《主席》描写了一位在卫国战争中致残的战士，复员回到家乡，担任集体农庄主席的情形。

这两个剧本的共同点是突出人物的刻画，性格描写生动、细腻。

责任编辑：高 川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25)

厂 长 主 席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1/32} 印张, 9^{1/8} 插页, 6 字数, 150,000

1983年10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8,000册

统一书号: 10061·424

定价: 0.77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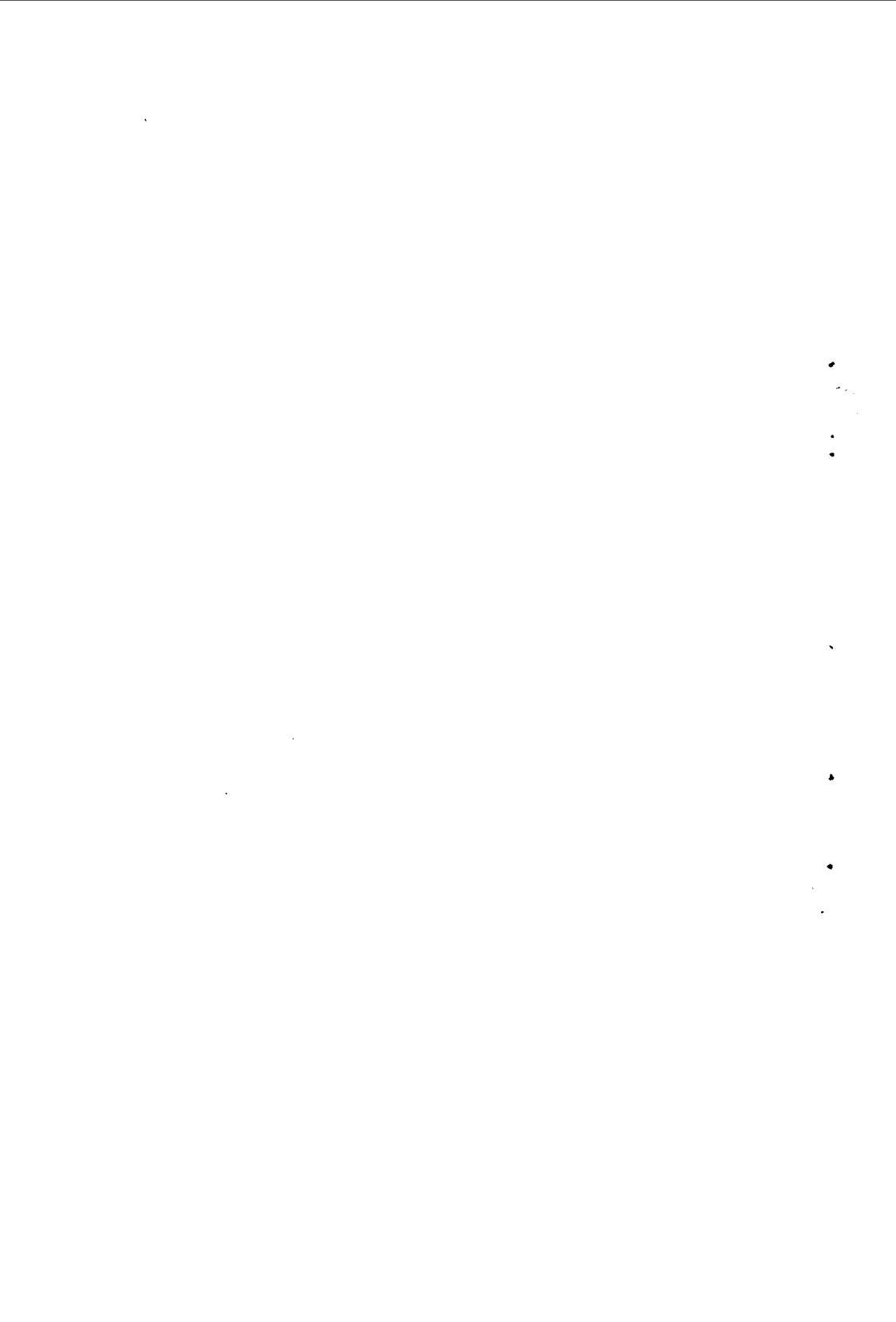
目 次

厂长.....〔苏〕Ю.纳吉宾 著(1)
冯由礼 译

主席.....〔苏〕Ю.纳吉宾 著(101)
何学昭 李维干 译
邵 焱 于 彬 校

厂 长

〔苏〕Ю. 纳吉宾 著
冯 由 礼 译



1917年的晚秋。莫斯科河南岸的市区。

槭树的枝头垂到篱笆外面，上面仅挂着寥寥几片金黄色的大理石似的树叶。

钉着铁掌的皮靴踏在石板人行道上的响声，在显得空无人迹的小胡同里回荡着。走过来的是三个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克内什、卢扎也夫和斯沃雷金。有几个所谓“家庭自卫队”的值勤人员从大门道里用警惕的目光凝视着他们。有时，某个顶楼的窗帘微微一动，于是就会露出一双女人的眼睛，用好奇的、惊恐的、时而是温和的目光打量这几个水兵。

在一栋房子里，一面微微颤动的窗帘突然被人大胆地拉开了，两道勇敢的、天蓝色的目光直射向三个水兵。

斯沃雷金猝然停下脚步，仿佛遇上一道无形的障碍物。他甚至猛力地摆了摆头，驱散那不可解的感受。

在他面前是一栋破旧的二层楼的木头房子，楼下是一间小店铺，在一面铁板上漆着几个已经退了色的字：“费奥法诺夫小五金店”。在二楼上画着一个金色和粉红色的蓝眼怪物。

斯沃雷金走下人行道，仰起头朝那栋房子走了几步。
窗口里的姑娘微微一笑。斯沃雷金奔向前去。

“费奥法诺夫小五金店！”克内什读出店铺的名称，
啐了一口吐沫。

两个水兵继续向前走去。

斯沃雷金大概自己也不记得是如何跑上吱吱发响的楼梯，拽开锁着的屋门，闯进昏暗的前室的。在他面前出现了一间间统房，在尽头站着她。迎着斯沃雷金扑过来一个貌似修女、岁数不大的女人，她很象发胖了的贵族夫人莫罗佐娃^①，她举着右手食指和中指画着十字，大声喊叫：

“滚出去，魔鬼！……圣主！……圣主！……圣主！……”

在“莫罗佐娃贵族夫人”身后出现了一张狐狸般的老太婆的面孔和一张十五岁左右女孩子的猴子般的黑黝黝的脸蛋儿。而从左面，从只有神灯微弱亮光照射的一个黑黝黝的地方，传来一个老头子的厉声：

“什么人？”

但是斯沃雷金对这一切不闻不睹。他挡开了“修女”，缓慢地沿着房间走去。房间里的陈设既简陋又庸俗（这些他也没有看见，而如果他看到的话，他会认为这是很讲究

^① 莫罗佐娃（1672年卒）：大贵族夫人，教会分裂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后死于修道院中。这里是指苏里科夫（1848—1916）的名画《大贵族莫罗佐娃》中莫罗佐娃的形象。——译者

的)，屋内挂着一些鸟笼子，养着善鸣的鸟儿，以金丝雀为主，这些鸟看见他走来，唧唧喳喳地叫起来。

看，这就是她！这个有如库斯托狄耶夫^①画出的漂亮姑娘离斯沃雷金只有咫尺。当然，她还称不上是俄罗斯的维纳斯，但可以说是俄罗斯的普希黑亚^②：体态匀称，相貌端正，腰肢纤细，大腿丰腴，呼吸轻匀，面容纯洁，精神焕发，表情变化莫测。

斯沃雷金向她走去。他不知不觉地把行囊擗在地上，扔下了挎在肩上的步枪，摘掉了海军帽，突然合上了眼睛，根据内心的视觉向前走。

姑娘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命中注定的神色，她也闭上了眼睛，伸出双手，迎着他走来。他们碰到一起了……

在门外（斯沃雷金走进这间屋子时无意中带上了屋门），费奥法诺夫全家人慢慢地从住宅的深处走了过来。瘫痪的户主用双手转动着轮椅的轮子。

全家人就要走到屋门前了，这时，“莫罗佐娃贵族夫人”突然伸开了双臂，挡住了屋门。

“站住！”她大声耳语着。“这个丈夫是上天赐予的

① 库斯托狄耶夫（1878—1927），苏联油画家、版画家、舞台装饰艺术家。——译者

② 希腊神话中“灵魂”的化身，形状为一个美貌的少女。——译者

……”

“你胡说些什么，傻瓜？”老头子费奥法诺夫气冲冲地说。

“‘夜半走来一个未婚夫’……难道你们真不理解那征兆吗？上帝的鸟儿在这秋天里却象春天一样唱了起来。它们在赞美这位威武的军人，咱们萨尼娅^①的这个天定的未婚夫！……”

于是大伙儿都惊讶地望着在这个季节不该啼啭的金丝雀……

斯沃雷金连滚带爬地跑下楼梯，来到胡同里，但是克内什和卢扎也夫已经走了……

……莫斯科河南岸的郊区。天气微寒。在一个小院子里横拉着一条绳子，上面晾着已经上了冻的穷人家的破烂衣物：带补丁的床单、枕头套、补过的袜子、孩子的胸衣、裤衩、衬衫。

斯沃雷金拉开两条象船帆似的、硬撅撅的床单，走到院子中间，向四面张望了一下，脸上露出笑容。

一个矮小的老妇人端着脸盆从简陋歪斜的房子里走了出来。她举起脸盆刚想把水泼出去，一眼瞧见了斯沃雷金。

“彼得鲁沙！……”她喃喃地说。脸盆从她手里掉在地上。

^① 萨尼娅、萨尼等都是亚历山大拉的爱称。——译者

“好妈妈！”斯沃雷金向母亲扑过去。“你怎么啦……是我呀，阿辽哈^①！”

“孩子……”矮小的老妇人哽咽着扑在儿子高大身躯的怀抱里，“你多么象你去世的父亲啊！他打日本人回来的时候，跟你一模一样……说不定更漂亮一些，”她说完，不好意思地打量着儿子。

“阿辽什卡回来了！”传来了大声的喊叫。

斯沃雷金家的小家伙们蹦蹦跳跳地从房子里涌了出来，这都是阿列克谢依的弟弟妹妹。他们各自用不同的方式欢迎兄长：大一些的，绷着脸用拳头杵哥哥的肩头，掩饰着自己的欢喜，象男子汉似的嘟哝着说“好啊”；小一些的，则高兴得尖声乱叫，挂在哥哥的脖子上，拉扯着他的海军呢上衣。

“慢着点儿，小东西们！”阿列克谢依一边闪躲一边说。“拿着，给你们带好东西来了。”他把自己的背囊扔给弟弟妹妹们。

母亲疑惑地看着自己的老大，半是惊喜，半是忧心。

“你回家要呆很久吗？”她小声问道。

“呆很久，”阿列克谢依微笑了。“也可能永远呆下来了……你为什么这样不安心呢？”

① 阿辽哈以及后面将出现的阿辽沙、阿辽什卡等都是阿列克谢依的爱称。——译者

“我也不知道……”她用手胡噜了一下脸。“我真不敢相信这是你……你身体硬实吗，事情都顺心吗？”

阿列克谢依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能不顺心！革命成功了，这是一；婚也结了，这是二！”

“当真吗？……你哪儿来的工夫啊？”

“就刚才——回家的半路上。”

“你老婆叫什么呀？”

“是未婚妻，”阿列克谢依纠正她说。“还没办婚事呢。”

“那未婚妻……”

“这个暂时还没问清楚……”阿列克谢依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你这是开玩笑呐？”母亲微笑着说。

“向十字架起誓！……”但他赶忙严肃地改了口，“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是小商人费奥法诺夫的女儿。也许你听说过，卖小五金的。”

“你真行！”母亲尊重地说。“有一份好嫁妆？”

“还提什么嫁妆，他们现在完蛋了。只能由未婚夫给‘嫁妆’了。”

“可咱们家两手空空啊！”

“你错了，我的好妈妈，现在整个国家都是咱们的了！咱们已经阔到这份儿上了！”阿列克谢依笑了起来，

随后第一个走进屋去。……

……斯沃雷金家很不丰富的酒席。在桌子的首座上坐着阿列克谢依和年轻的妻子。新娘旁边坐着瓦尔瓦拉·谢尔盖耶芙娜·斯沃雷金娜^①，接着坐着这一家的小成员；然后是一位邻居旋工，他个子高大，上了年纪，绰号卡郎恰^②。现在，他有些醉醺醺的正跟斯杰潘·卢扎也夫跳波尔卡舞。

“为新人干杯！”邻居说。这时，从外面传来震耳的爆炸声。

克内什抓起手枪，阿列克谢依也一跃而起，一阵纷乱。

斯沃雷金家的小家伙摇摇晃晃地走进屋里，他满脸黧黑，头发也烧焦了。

“礼炮够响的吧？”他问道。

阿列克谢依从长凳下面掏出机枪子弹带，里面的子弹一粒也不见了。

“哎，这个小流氓！”他责备地说。“把弹药都搞光了。好，算了吧，咱们可还没为我们新人干杯呢。”他悄悄地向大弟弟使了个眼色。

① 即阿列克谢依的母亲。——译者

② 卡郎恰，俄语词“望台”的译音，这里指这个人是个高个子。——译者

“苦啊！①”大弟弟红着脸，垂下眼睛说。

克内什迟钝的眼光目不转睛地盯着接吻的新婚夫妇。

“……阿辽什卡的父亲就如同亲哥哥那样待我，”喝醉了的邻居嘟哝着。“在整个日俄战争中我们都是同舟共济……”

“他们怎么会把你许给了我的小子？”瓦尔瓦拉·谢尔盖耶芙娜问新娘。

“我自己出来的……”

“你舍得他们吗？”

“他们都是些冷冰冰的冷血动物……只知道打小算盘。我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商品，如同钉子、钩子一样。我父亲也差不多破产了……至于他们为什么不太阻拦我，那是他们的费涅奇卡②——我的大姐出的点子：‘上帝的征兆……鸟儿唱起来了……走来一个未婚夫’。这个伪君子可狡猾了，我想他们认为，在新政权下，象阿列克谢依这样一个女婿要比一个有钱的人有用得多……瓦尔瓦拉·谢尔盖耶芙娜……妈妈……我求您一件事——万一他们闯来，可别让他们进家门。”

卡郎恰举着酒杯走到斯沃雷金面前：

① 按俄罗斯人的风俗，婚礼上喊“苦”时，新郎新娘就得接吻。——译者

② 费尼娅、费涅奇卡等都是费奥多西娅的爱称。——译者

“怎么样，阿辽哈，想到工厂去吗？”

“非常想去。可你瞧，这么多的事儿——又赶上结婚，又是革命，还有反革命，这又得提高警惕……”

“反正你可别忘了……”

阿列克谢依又使劲儿朝另一个弟弟使眼色。

“苦啊！……”弟弟喊了起来。

阿列克谢依赶快设法让酒变“甜”了^①。

克内什那发光的、令人不快的目光又盯上了新人。

“阿辽什卡，你要是想，你就吻我好啦，”萨尼娅挣开身子说。“你会把眼睛眨巴坏的！”

“别亲嘴了，阿辽沙，”卢扎也夫插话说。“让光棍儿看着不好受。”

突然，萨尼娅的大姐费涅奇卡走进屋里来了。她仍旧穿着那件黑色修女式的衣服，只是由于那白色的翻领，才显得不那么严厉。

萨尼娅跳了起来，显然想把姐姐赶出去，可是婆婆拦住了她。

“你算了吧！……咱们难道是不信教的，要赶客人走……请进，请进来，阿格拉费娜·德米特里耶芙娜，欢迎欢迎！”

“我呆一会儿就走，”费涅奇卡说。“我祝贺祝贺新人，然后就去做法宵祈祷！”她向斯沃雷金和萨尼娅深深

^① 指接了一个吻。——译者

鞠了一躬，随手递过一张镶着小玻璃珠子的图画：一些长翅膀的小天使正在给获胜的首领米哈依尔加冠，光屁股的天使们则用花瓣加在一个人的头上，那似乎是个悔过的破戒者，也象是个刚刚成为圣贤的人。“拿着吧，妹子，也接受父母的祝福吧。”

萨尼亚随随便便地把礼物扔在柜橱上。

“请坐吧，姑娘，”卡郎恰邀请费涅奇卡。

“坐到我们这儿来吧，上帝的小羔羊！”卢扎也夫又献殷勤地补充了一句。

“我在边上坐一坐，就在边上！我一点儿热菜也不吃，就坐一会儿，看一看，”费涅奇卡假惺惺地说。

卢扎也夫抓住她的手，让她在身旁坐下。他斟满了一杯家酿烧酒，递给了她。

“干吧！……”

“这种仙酒连神父也会喝的！”醉了酒的邻居大声支持。

费涅奇卡挡开了酒杯，自己往一只棱状玻璃杯里斟满了酒。

“为了新人！”费涅奇卡大声说，接着痛快地干了杯。

“苦——啊，——啊！”斯沃雷金家最小的姑娘并没有听懂费涅奇卡的话，却也接茬儿喊了一声，其实，她的两个浅黄色的小鬃鬃刚刚露出桌画。

斯沃雷金又向妻子靠了过去。

克内什猛地站了起来，对谁也没有看一眼，向门口走去。

“克内什，你上哪儿去？”斯沃雷金带着酒意好心笑着喊了一声。

克内什没有回答。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咳，让他走吧！”费涅奇卡喊道，乘机又干了一杯酒。“去他的吧，他不会玩儿。水兵，拉一个吧！……”

卢扎也夫抓起手风琴，拉开了风箱，费涅奇卡从桌旁一跃而起，用鞋后跟跺了一下地板，尖着嗓门唱了起来：

哎，亲爱的小伙子，好宝贝儿！

巴黎，巴黎。你将给我什么？

哎，丽萨维塔，我真奇怪，

你的紧身衣为什么不穿戴？

克内什在前室里停留了片刻，谛听着他刚离开的那个欢乐场面，然后大步走去。

……一盏小灯微微发亮，把颤动的光斑投在一架破旧的中国屏风上，它在这新婚之夜把新婚夫妇与家里的其他人隔开。在屏风退了色的缎面上绣着飞龙、猴子、奇形怪状的鱼和奇花异草。可以听到轻微的、极力抑制住的哭声。